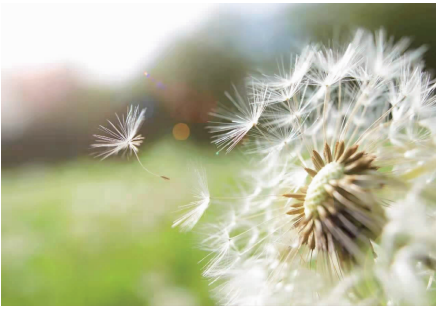




这个夏天，高考还是来到。
“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美好清亮的音乐放起来，路过校园门口，我看到，那么多的孩子走进考场。

想起，多少人，甚至差不多的每个人都曾经走进那考场，或者，曾经想到过，走进那考场。

思绪倾盆而下，我想起，多少人，看到这一天的人潮和车流，会想起，自己也曾曾经在那一天，走进考场去——

那一天走进考场的人，带了多少牵挂，多少祝福，多少期盼——

那一天，我走进考场，带着爸爸妈妈的愿望，他们希望我有个学上，然后有份工作，然后，好好度过一生。

父母没有太多期望。不能替我设计人生和安排一份工作的他们，指望我自己安排自己，他们没有太高太多的向往，“顾住你自己就好”。

我走进考场的时候，不紧不慢，当时铃声响过了，我看到，老校长在门口巡视。其实，每次考试他都这样，在校门口张望转悠，看他的孩子们，还有每一个来考试的孩子是否顺利进入考场——“已经打铃了，你还慢悠悠的，快点，跑起来”——他对着我喊。

高考“香”

□郭华悦

时至今日，每当生活或工作中，碰到什么难事儿，我总能闻到一股似有还无的“香味”。而这样的“香”，来自多年前的那一天。

那一天，我回到了家中。

那是特别值得纪念的时刻。在那之前的十几年中，从我记事起，一直有块大石压在心头。而在那一天，我终于彻彻底底，第一次卸下了这块大石。

迎接我的，是丰盛的菜肴，还有母亲的笑靥。在别人看来，那不过是普通的几道小菜。可在我家，已经是难得的丰盛。我狼吞虎咽，只恨少长了一张口。

而母亲在身后，嘟囔了数次，始终没说什么。

最后，我抹了抹嘴巴，才发现母亲的眼神，有些闪烁。我一想，便明白了，于是轻轻说

我知道不会晚，但还是跑起来。

我想，我的背后有老校长的释然，或者他会猜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她怎么不着急。因为我在路上已经受到两个阿姨的质疑：“这孩子什么都不带，人家可要啥都给准备好哩？”口气里是一丝浓的怨恼，我听出来了，她们也是为我急，为我好。其实她们不知道，我的笔、橡皮、圆规、三角板都揣在裤子口袋里。我一个人上考场，不让父母陪，他们忙他们的。

我走进考场，轻轻坐下，答卷，交卷，迷糊地想象，我这一次能怎么样，会怎么样，这一次考试？

我只平淡地想，做我能做的，把会的题都答出来，把不会的再想一想，把半会不会的留到最后，蒙一个答案也写上。

一场一场，考下来，考完了。

我喜欢有雨的南方，可我的分数实在走不了太远，就报了一个省内的南方。那里有雨，有山水，有茶树……我去了那里，那里的雨滋润我的青春少年心，令我成长，让我回味，那里的人和事，在我心上，每次睡醒，都有它们在。情感，故事；快乐，忧伤；幸福着，平凡着，伴随我的工作和生活。

那一年，我走进考场，收获了该收获的，失之交臂的都是应该的，留下来相依相偎的，也都是应该的。我感恩，感谢，那考场，那运气，那祝福的眼神，期待的心。

走进那考场的，何止千百万人？

我的同学琴，一次一次走考场，她只为走出农村，成为一个有城市户口的人。第一次，她失利了，第二次，她没考上，第三次，考试前一晚太热了，她和同学们一起睡在操场上，居然让人无意倒在头上一脸盆污水，发高烧了。年纪渐大，她终于不再走考学的路，南下打工去了。从此，她再无音信。每到高考，我都会想起她，想起她的辛酸，和我曾辛酸地祝福她。想起，冻伤了手的我，曾经怎样被她照顾呵护，小妹妹一般地待我，帮我刷碗洗筷子。每到这一天，我想起她走进考场时青春的背影。

也是这一天，我会怀念颖，她如今在大洋彼岸工作生活。清秀美丽的她，如此聪慧，同学们当时就说，她是上帝的特制品，集美貌聪明和善良于一身。羡慕她好命的同学们，哪里知道她曾经是一个弃婴，被亲爹丢出去三次，又被不忍心的奶奶捡回家。她从小跟着奶奶长大，她的小名叫“捡”，只因为她是家里的第四个丫头。那一天，她柔弱美好的身影走进考场，心里揣着奶奶的信念——小姑娘照样走天下。多年后，带着洋女婿回来接奶奶的她，让奶奶笑得满脸泪，小丫头，没有想到走得这样远。

有一个农村出来的朋友，他的母亲早年守寡，受尽排挤和冷眼。他说，母亲嫁到他们林家就是供学生，种地，磨粮，送学生。当年送他爹，爹被供出来了，却早逝。后来，又供孩子们，年

年劳累，种地，打场，磨粮，送学生……好不容易，等他走进考场，外人却对他的娘说风凉话。“老林婆娘作精哩，没那个命。”“还心强，不怕再供出一个，还留不住”……听到这话，他娘伤心地哭一夜，不为自己的苦累，只伤人心带给她的伤。朋友说，听到他领回通知书，有人瞪大眼睛问：“考的啥学？”一听说，他要上师范，一脸无所谓了，哦，孩子王啊。没想到这个要当孩子王的，阴差阳错，如今却是担着政府要职。朋友说，那一次考试，给了他机会，而今，年已八旬的母亲总是心清如水地交代：乡里乡亲的，能帮人家可一定伸把手……

那一天，你曾经走进考场；这一天，又有多少人走进考场？

清凉的考场，酷热的考场，背后的眼神里，几多期待，几多祝福，几多回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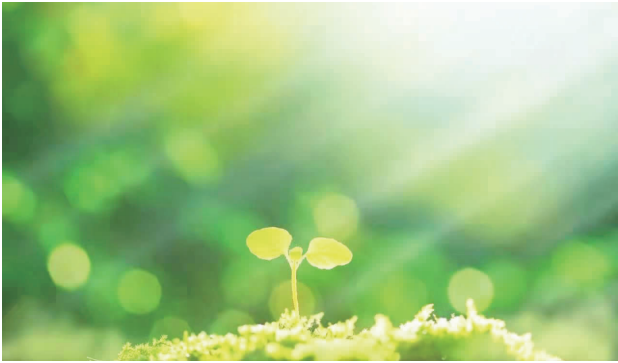
尽情挥洒，尽情执笔，人生，是一场考试，又岂止是一场考试？天地人心，善良幸福，都是春蚕吐丝一般的给予，结个茧，来自灵魂深处，来自岁月丛林。

祝福你，年轻的朋友，亲爱的学子，今天，你走进考场，走进人生——

这里有花有草有森林，有高山凹地泥沼，有和风也有暴雨，有小河沟也有大海洋，有虫鳞飞鱼，有虾米鳖鳄……

轻风拈着书页，等你来认真执笔……

《中国副刊》



气，却依旧能让人陶醉的自然之香。

那一刻，我才明白，有些香，只有身怀亲近之心，才能闻得到。

就像那场考试，对我而言，何尝不是一种人生的“香”？我在那场考试中，用自己的汗水，获得了通往梦想的路径。心怀亲近，胸藏希望，我们便能闻到，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香”。而这样的“香”，伴随着我，一路走到今天。

与“焦虑”结伴而行

□黄桂元

人有焦虑，再正常不过。人的最基本的焦虑，大体说，与柴米油盐、生老病死、悲欢离合有关，故而，孔子发出喟叹：“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孟子的表述则进了一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更具深意。一些杰出的西方思想家，则把种种焦虑引申为终极意义的灵魂追问：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人类正是通过这样的追问，产生了伟大的哲学、诗歌与艺术。

一个人是否在焦虑中，用不着测试，自有感知。大约只有两种人不懂得焦虑：稚气的孩童和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童年属于阶段性的无知岁月，罗马尼亚裔法国作家欧仁·尤内斯库认为，“一旦知道人会死去，童年就算逝去了”。人不是神，人的焦虑形形色色，或隐或现，就像自己的影子，互为一体，无法剥离，于是方有各类宗教教义的应运而生。日本作家池田大作对此作了更为正面的回应，“正是这种对死的觉悟，无限地丰富了生，充实了死”。

史铁生在 21 岁那年，被父亲搀扶着走进北京友谊医院神经内科病房，几个月后却被抬出医院，从此，轮椅接纳了这个有过运动员梦想的小伙子。他每天摇着轮椅，在附近的地坛公园茫然徘徊；他想不通的是，何以命运偏偏把自己打入“另册”。当他明白了，人“不仅是被抛到这个世界上来的，而且是一个个分开着被抛来的”，已是中年。有记者问到他的职业，他笑谈是生病，写作只是业余，“此病未去彼病又来，成群结队好像都相中我这身体是一处乐园。或许‘铁生’二字暗合了某种意思，至今竟也不死”。他的结论是，“人生来就是跟这局限周旋和较量的”，重要的，并不是这“周旋和较量”有多少胜算，而是这个过程为人带来过怎样的奇迹和快乐。以个人命运论，史铁生的肉身负荷之沉重远超常人，但他的脸上从未消失沉静的微笑，其作品更是玉树临风，别具风景。

有趣的是，某些“神经大条”的乐天派，无需借助彻悟之思，仅仅凭借与生俱来、异于常人的强大心脏，就能“屏蔽”焦虑，活得通透自在。被中国围棋学会封为“棋圣”的聂卫平，平日里大大咧咧，据说有三斤酒量，“缺心少肺”，一向无视体检，61 岁那年暴瘦 20 多斤，随后被查出直肠癌，却并未慌乱。动手手术那天上午，老聂被亲属从病房推进手术室，距离仅仅几十米，时间只是数分钟，居然呼呼酣睡，以至于主刀医生愕然不已，具如此心理素质质的癌症患者，自己平生还是头次见到。之后，老聂在微博中回复棋迷，口吻仍是一贯的自信满

满：“生病是实，但无大碍，两个月后即可恢复健康。”

苏格拉底认为，人之不幸的根源，皆产生于“有关自身的无知”。人的生命，从无到有，是偶然，再回到无，则是必然，对此，即使大哲高僧，也未必心如止水。焦虑源于本体意识，与其刻意避之，掩耳盗铃，莫如与焦虑相濡以沫，互为支撑，结伴而行。早在 1600 年前，陶渊明读书耕作，酒香菜蔬，“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这可不是表面意义的“难得糊涂”，他在乎的并非道德化的田园隐居形式，只是享受自己的生活情趣与快乐方式。林语堂一直对“谁最会享受人生”的问题兴趣盎然，相信“尘世乃唯一的天堂”，“如果我们必须有一个宇宙观的限制于人类生活的范围之内”，他理想的快意人生是，“一个人房间，应有几分凌乱，七分庄严中带三分随便，住起来才舒服，切不可像一间和尚的斋堂，或如府第中之客室”，在热天，“应许我在佣人面前露肩膀，穿一短背心了事”……真乃得大自在。

1991 年夏天，正隐居乡下写小说的陈忠实，得到一个确切消息，自己将被任命为省文联党组书记，正厅级别。刚满 50 岁的陈忠实，心思乱了，立即给上级领导写信，“申诉”只愿意写作、不适合做官的理由，然后骑车跑出八里地，亲手把信寄出。一个月未见动静，他焦虑不堪，再次给领导写信“抗命”，竟放出“狠话”，只要不开除党籍，他就仍留在作协只做专业作家。再三辞官，终于如愿，他握住领导的手激动不已，连声道谢。转年《白鹿原》杀青，两年后问世，六年后获茅盾文学奖，并步出国门，走向世界。这些都离不开陈忠实曾经的“焦虑”。

《今晚报》



乐在书中

□白桦

上世纪 70 年代中期，我读小学四五年级。一天，我在村头生产队的打谷场边上，捡到一本破烂不堪的书——是一本“文革”前的高小课本。翻开书，一首郭沫若先生的《天上的街市》，着实让我迷恋了一番。虽然对牛郎织女的传说也曾有所耳闻，但是，诗中营造的那种意境，给人的感觉，确实太美妙了：“远远的街灯明了，好像闪着无数的明星，天上的明星现了，好像点着无数的街灯……”

书能够给我带来幸福的回忆，还要从童年时期在县城新华书店里高高的书柜上摆放的那些小人书说起。

时至今日，徜徉在北京图书大厦或王府井新华书店的时候，我仍然不能忘怀的，就是故乡小县城的那个最普通的新华书店了。

依稀记得，书店不大，三两名职工。在那个年代那个文化生活十分单调的岁月里，隔着与自己差不多高的柜台往里瞧一眼，顿觉那琳琅满目的图书对自己满满都是诱惑。那时，自己的未来，就是希望长大后能当一名卖书的店员。这样一来，不花钱也可以把柜台里的书看个够。

童年时让我引以为荣的一件事，也是与书有关的。那时父亲在县公安局工作。一天跟母亲跑了二十里土路来到县城玩，由于过了机关食堂吃饭的钟点儿，父亲从兜里掏出两毛钱，让我到县城唯一的回民食堂去买烧饼吃。走到食堂门口时，我犹豫了一个，马路对面就是书店。于是，我走进了书店……回到父母身边时——“吃饱了？”“吃饱了！”一问一答之后，我悄悄找了个地方，聚精会神地看起了小人书。饿不饿？全都忘到爪哇国去了。

那时，年长我 7 岁的哥哥正在读高中，他的语文课本也成了我特别喜爱的书。当读到其中《西去列车的窗口》《回延安》《桂林山水歌》时，我心里总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激动，好像自己沉浸在了莫大的幸福之中。

上世纪 70 年代后期，文艺界的又一个春天来临。我有幸读到了马雅可夫斯基的《列宁》、郭小川的《团泊洼的秋天》、柯岩的《周总理，你在哪里》、李瑛的《一月的哀思》等等。仰望着他们，我才看到了诗歌的王国有着多么美妙的境界。

1982 年深秋，我参军来到北京北郊的一座军营。第一次进城，我就直奔王府井新华书店而去。从没见过这么大的书店。人多且不说，当时书架上全国各个省、市、自治区出版社的专柜一应俱全。于是乎，一头扎进去，那个看呀，让我真切体会到了什么叫陶醉其中……后来，紧张繁忙的军旅岁月中，读书、写作，以文为伍，这一爱好始终没有丢弃，并且在紧张的训练工作之余，读书就是一种最好的休息。我还骄傲地认为，能在书文环绕的氛围中休息，其乐无穷；能找到这样一种休息方式，实在是不平凡的幸福呀！

读书生活中，我渐渐地有了一种想要表达、倾诉的愿望，那就是把自己心中的感想写出来，把自己对生活的感悟写出来，让更多的人与我一起分享。于是，一篇篇文章在我的笔下诞生了。

后来，我也出了姑且称之为书的几本小册子，并且还有幸成为了北京作家协会、中国作家协会的一员。

前不久，我的坐落在京城南五环边上的新居装修好了。每当朋友来新居参观，总会望着我客厅里的书柜，问：这么大的客厅，你都让书柜给挤满了！每每这时，我总会答：是呀，书就像是我的伴侣！看不见它们，我总感觉生活中缺少了一些东西……

回首往事，从打谷场边上捡到一本旧书开始，几十年来，一本又一本的书，无数的书，给我平淡的生活增添了多少不平淡的乐趣啊！ 《北京晚报》

